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秋崖集卷二十五

宋 方岳 撰

簡劄

與余總郎

某亦既倩張君房草上慶櫝矣過不自料乃復脫春臯之襏襫解夜澗之笭箵為山一來政以晦翁藏書在焉耳知我者少又不圖揚瀾左蠡洪濤巨浪日夕之相

舂撞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扼腕而嘆世間之人不識猶記金陵語乎古詩有之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某敢不以賀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懸厓受辛苦某敢不以請

與葉殿院

某下土蟣蝨臣也視天子之中執法等威截然無時而書焉茲敬也祇所以為慢也某則不敢乃朔日即狀殿院以人才薦進於吾君者二十四人而某亦在選中謂

殿院為公於人才耶則某也場屋骫骳之文何覬乎髙古謂殿院為私於榜下士耶則玉立臺端一言而為天下法何物小子可以曲春秋之筆也求其說而不可得乃盥薇露焚玉蘂東望再拜謝而敢問其所以然者

與廟堂

某至愚極陋於光範未嘗有一日趨承之舊也大鈞坱圠同然一春雨露所濡甘苦齊實薟於是遭際者三矣始某不容於督幕抗章丐祠鈞灑陸離自天來下當是

時方欲以著庭還郎曹一也假守廬阜意者以是名其歸耳前守爲或者所枿去徑與晝旨趣行二也抵治所八閱月事事風波而白鹿洞其最甚者也取晦翁之田於盜寶玉大弓之手久知其有今日事曲爲易地容庸而善汰之三也此恩如天無所論報方寸感激政此崔嵬忽拜十月間所賜鈞翰中有親灑片幅榮光爛然乃知鈞陶深欲汲引而其間有委折焉自非化治甄鎔素知愚戇則或者之逞憾某其靡矣感大恩之莫報歎直

道之難行惟有拜手稽首而已某見具申都省丐賦叢祠欲望鈞慈迄賜大造某山林深竄沒齒無忘干黷鈞嚴無任祈扣

又

某孤危之蹤大造之所曲成者至矣始之閳兩易之命茫然不知所以然自以治洞學田謗焰未熄適會鈞翰有委折之訓意其比故之以也今乃閳得罪秋壑仰累生成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綱船湊集多者百十少者

數十羣輩橫逆挺刃頡頏居人騷然市井晝閉當陸宗卿出守時益有殺人城中而莫之敢嬰者某之初至實以為長此不已是生亂階痛繩治之委曾擒制數輩而湖廣其一也於是方有忌憚畧戢官府東西行者必有能言其故而此輩顧為征稅地激怒總使却不知其本無統攝也以秋登之按劾誰其回之不圖洪鈞乃一轉至此恩斯難報無所容聲某謹拜稽首以謝而具録本末乞賜罷斥惟大丞相所處分某不勝皇懼祈懇之至

與吳參政

某治郡無狀蒙恩易麾即日鮮印綬歸以臘之八抵牛下乃聞先生誕膺顯册再秉事樞海隅蒼生日夜望此久矣尭言鼓舞不獨一老門生也息肩方始未能治箋壘以賀在門墻豈欠一通啓事而以此為恭慢哉某敬略某兩易之命初亦不知所以然汎汎丐祠未準行下已乃聞為秋壑所劾亦已具録本末乞罷斥矣去郡之日幸無得罪於士民呱泣之聲塡街溢衢兒戲綵旗所

至以千百數皆謝遣之獨有一旗遣之不肯去曰不願得錢願一過目試取觀之則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各不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自隅兩三州亦可發一笑也獨山家南康其姪司戸君所目擊先生嘗試舉似之惟某摧頹不振之踪每費造化前所賜鈞翰所謂極吾力所之者今可以自用吾力矣或謂冬享之日嘗有進擬廑先生以為未可乃爾中止某自受知於廑先生不薄嘗於辭免詞掖稱引而薦之督參告詞益特

筆也所謂大筆鴻文當不在韓愈氏下某雖非其人然時時持以自矜於是同幕怒生釁矣審如所傳則又是讒忌之入也天之所以命我者如此某其何尤

與邵武同官

某本耕田夫耳夫須猕襀固亡恙也起牛背上為吏素自不辨一張君房而執事者況之以雙鯉魚之書借之以孤鳳凰之譽某宜如何荅也歸卧林壑方手苫一草廬決意不出山矣再三辭不可而訝士突如其來將飭

固陋之辭而復之不惟不能亦不暇謹奉函櫝上之受書謁者而告之曰古所謂同寅恊恭和衷者非若後世恭至於足敬至於謬焉而已也設施當何以條教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敢顧一二熟數之至於某之所以來則有故矣始某在廬山有餌舟横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荆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某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荆州某列戍江東郡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哉

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夫是有今者之命然則某之此行將改前之為耶則魚肉吾民者無適與為主也不改前之為耶則所至撐觸人得罪又無日矣何以教我敢無書紳

與李編修

某於莫府無能為役納草屩歸里田行有日矣會王允以翰墨來自笑曰某命窮所遭固如此某試嘗為籌之能相與荷鋤畦蔬分粗共糲於煙雨之外乎曰不能能

挾兎園策與童子一二人吾伊茅屋下乎曰不能如此則有復見荆溪主人耳朝士奉一囊粟食客坐常滿豈有為二千石顧令子彈馮驩之鋏耶勉旃行矣其母以于思自沮惟執事者肯可之

與廟堂

某不避嚴誅輙陳危懇某山林鄙朴之士無他技能初筮滁陽校官遂得事今樞參督視已而叨入帥幕似若以國士遇之於是知無不言頗相采聽一時中外推稱

東捆者翕然盎其所親近猶是鄙朴無能之人耳當某

乗𣶏督樞泣下留之未至修門已有掌故贅幙之命某

雖不肖然嘗為教授又嘗為幹官故事不復贅幙矣李

昭文留供掌故之職而某感激督樞知遇竟復過淮既

至則容貌辭氣之間若與疇昔異者某知讒間之入也

亟謁告以歸不圖中塗遭罹艱棘服闋則史集賢當國

矣顧又坐東淮一書斥逐四載歲在乙巳濫塵末班未

幾督樞坐廟堂而某遠讒畏謗不敢時節造請惟自處

於無能而已乃四月十八聽宣布督樞忽呼名之話言從容俾從賔客之後某不勝惡懇辭控者累日亦嘗告急於兩樞密參政宛轉一言今王先生可覆也朝命既出督樞手書鐫諭且有某庸鄙不足以辱門下之助則有矣若謂其不可保則高見誤矣之訓某再三熟念以為辭必不獲命惟當丐祠又恐朝廷謂大臣視師既許其擇廷臣以從矣丐祠之請必不見允如此則有妄之而歸耳事苟至是不幾太相形迹乎督府宏開取一人

士而掉頭不肯許是盖督府也某則不敢然則某之此來益専為賔主之交耳居無幾何忽忽不樂隠憂成疾袖手無可為者遂以八月初五謁告初十就道而督府眷留不已訓告勤拳既乃戒其帳下為挈行李以回必不容去所以寛貫之者至矣今督樞行邉西上某誼不可以不告而歸惟是衰疾轉增難於久待朝憂夕慮敢盡布其腹心大鈞無垠不遺微小使某尚有以藉其口不至得罪於當世之士大夫則林壑山深無非雨露謹

具劄子申尚書省外某不勝俯伏竢命之至

與王參政

某仰恃門墻之舊敢喋喋布懇悰益以廹切之懷不能自已而戇直寡與非先生無以為歸初某北來不可謂不翔而集者矣所頼先生坐廊廟必能拔之衆濁之外使之潔身而去少須之未晚耳事有大繆不然者殆不可以須刻留也乃八月初五某已戒行李入江將以初十丏去得請與不得請行矣未及請而督樞聞之以參

贊尚書來諭鈞意已而又以其東閣內幾來遂戒其帳
下挐行李以回某非不能挺身逃也適會荆妻疽作於
背勢不可耳仰揆督樞鈞抱不過以某決從此逝恐負
不能相容之名莫若犬馬蓄之而二三人者所為愈益
乖將使督樞之名愈益損慔下之客其亦何以為容也
日二三大臣如有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再三熟念只得
告廟堂丐祠耳如先生念其無罪與一小壘固所願也
異時得上不得上益未可知然且以得去為佳又不然

則直與之祠亦一快也其禀丞相劄子謹録申呈某之區區蓋求去而非求進先生知之丞相未必知也故願於聚精會神之頃為道所以然某不勝祈懇俟命之至

又

某政此拜狀置中秘凖鈞翰跪誦不勝感刻督樞以某決去恐於行府不甚好看必欲安排一處使之善辭事既不諧而先生之所成就則又有大造化焉所謂騰倒一館職喚回郎省此豈某所敢請哉抑某之愚以為先

生之所鈞陶固所願也然又竊有憂焉督樞以某此來謂踈之耶則以之為參議矣謂親之耶則事有不爾者此必當時有告之者曰留之在朝不若挈之出外以此為納忠耳萬一某得綴末班而此間事體朝廷或不謂然則多言者必指某藉口矣恐非某之福奈何涉世之難如此併惟先生教之

與蔡編修

某脫襫襏起民伍中朝士之相知者落如也獨明執事

一見輒器許之若將以為可與驅馳斯世者而不知其愚戇踈直與人枘鑿適可着之頹簷敗瓦下耳始某為督樞招致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來此無幾何日矣輒忽忽不樂自度無一事可為報效葢嘗束擔徑歸田矣督樞不以為罪挽留之再三今又西行邊某誼不可不告而去重以老妻疽作於背姑謁告以俟其還讀執事興懷當世之書三復感歎自此山深林密無相見期田家作勞或與黃犢對眠時

不能不一思高致也某臨紙惘然

與樓大監

某惟敬之至者禮不煩情之真者辭不費葢某之於節下至踈遠也未執李膺之御而徑達殷浩之函莫窺子貢之墻而驟言曾點之志其嚴其謹當何如而某也束冠裳而還襏襫閣筆研而事犂鋤竿牘之敬固非山林之事也然則葢已乎生斯之世不能高飛遠舉脫離人間亦未能免俗耳某請言所以閩漕鄭幹名江少時嘗

師之不遠數千百里以書走耕舍下者再前既辭不敢令殆不敢辭也葢其言曰節下嘗歷歷道賤姓名似不以凡子待者子既以闒陛辱門墻矣子能為道我意則令茲尚餘一京削必我與也某不識其審爾否然觀七八月之間旱苗則槁矣造物者一溉而滋之亦既蘇醒何惜遂霈然使有秋乎明執事之心造物者之心也某敢借以諭而惟節下恕其僭

與族人

某輙有所懐不敢泯嘿某於宗派其行最卑尋常雖有區區之愚何緜吐露今玆族人互訟見非於邑大夫令某諭之用略陳其梗槩夫一族之内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賢有不肖固自不齊而長長幼幼正不以貴賤貧富賢不肖論也其人雖貴雖富雖賢然而有卑幼焉其人雖賤雖貧雖不肖然而有尊長焉貴者恤賤者富者憫貧者賢者諫不肖者以此為尊長則卑幼敬之以此為卑幼則尊長愛之是為衣冠之族是為詩書之家是

為禮義之鄉豈不甚美而乃有相虞詐者相肩誘者相吞啗者相數謗者今日一詞曰幼悖其長也明日一詞曰尊欺其孤也是為大亂之俗是為盜賊之行是為饕杌之宗豈不堪惡某以為族人相與實利害則當求直而不失其和閒是非則當委曲而毋逞其忿宗盟不可內叛家醜不可外揚若人慾熾然天理澌盡則賭博惡少也而我為之矣爭訴譁徒也而我為之矣鬪毆兇人也而我為之矣汚穢獸行也而我為之矣為人類而至

於此則亦何所不至也苟利吾居或圍其祖之墟苟葺
吾屋或赭其墓之木一念之舛而人倫庶物之分何嘗
天淵哀哉某承命於大夫敢為族人誦言之如不以卑
鄙而垂聽焉宗族幸甚

與程尚書

某惟吾鄉諸老不登政事堂者有年於此矣明公清忠
粹學主知日隆猶以柱下為執法之官不若近侍論思
之密勿也渙發大號四方顒顒跂而望之莫甚於耕野

之老益以明公一日登政事則前日之所取而薦進者吾今自陶成之矣然則某之賀也上以為天子賀下以賀其私也

與蔡尚書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門族瓜葛之親與夫州鄉履歷之舊也一見傾蓋便為知己某雖刻在肺肝間猶世俗悠悠其斯之未能必也乃者不勝嗣續之私妄意祠請歷思中朝之士豈無交游之事契里閈之情分某敢有有

適而不敢書者焉亦有有書而不敢言者焉竊揆明執
事必無面從必無色授可則可不可則不可而已耳慨
然重諾如響應聲一燈之傳不絶如綫是則明執事之
有大造於我家也某謹北面以謝吾君而西面以謝明
執事抑某於此亦不能無疑焉夫子之言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之守此訓久
矣故其詩曰與世無求竿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又曰
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麽休亦不可謂信道不

尊者繇今觀之四年而無求四年而無得也一旦而求之則一旦而得之孔氏之訓亦殆有不然者乎然則某將何從雖然不敢不自守也

與程戸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葭莩之親與夫燈火之舊也談間傾蓋固亦無幾見耳以故明執事之擢高科登膴仕某方自慊其疏也而莫之敢書明執事之踈之也宜牛下四年誰念流落不自意宜我踈者之獨我親也每得鄭

提管及程朝陽信具言提掖之盛心某其何以得此抑某居山間久倫見草木之榮枯凡其自本自根元氣流溢則條達暢茂各遂其天若根本中乾而強加之力焉亦徒揠揠耳然則愛助之意古人所謂銜感則有之知已則未也某謹再拜道其所以感者幸其所以知者

與甯尉

某維江鄉霜熟安樂有年共惟以文章家試神仙史山意於穆某老矣然於明執事後一輩也觀書之眼如月

作賦之聲摩空聞而知之亦久其日低頭一耐僅隅武亭之片雲莫吾面焉惟有瞻悵異時為此官者能使村無明月之吠人有緑野之耕斯亦奇矣明執事又復與二三子者誾誾侃侃咏沂舞雩不吏而師以教為政獨憾某入林之容是正無繇注深仰焉敢問執訊

與杜監丞

某卧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西淮長城倚公為重適以憂去兵民驚嘆而山中之人其勢無繇遽知也久而知

之則貧與病俱終不能絜酒千里以見平生兄弟之情耿耿此心有如皦日伏惟日月綿邈號慕如初爲國爲家願少裁抑某投棄既久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草廬之北已鑿斤山携鍤自隨死便埋我嘗有句題其處云云此便是有宋秋崖老樵墓誌銘也山深林密無相見期西望安淮如在天外臨紙惘惘不勝下情

與丘文昌

某辱在門墻於今餘二十年豹尾神旗建號大梱草廬

耕鑿適隸二天豈不願依倚末光壯此流落而山林屏竄之迹漁樵疏散之人固不能奉咫尺書以自附於門籍也伏惟育人材如詩菁莪拔彚征如易茅茹聞某此言必將動心焉而奚其逋慢之罪恃此無恐有如青天某一斥五年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里人有廣德倅劉姓而騏其名者苦欲介一書於轅和某辭之不能也劉君自太學取高科垂三十年甫得副遴斯亦可念也已敢告先生澤之以霖雨之手包之以雲夢之胃如某受賜

某不自抑畏輒敢為一布之惟先生之函蓋也而恕其僭

與程提幹

某維丈丈治中之過予廬而歸也容澤極豐肫音吐極洪暢留之飯不可曰親戚族人之候予者多日矣然聞子卜地大好予欲觀焉必從容乃可耳他日至栢溪先壟當率爾諧子為半日客某以治中至誠長者語不妄日日竢秋風之凉儻未造朝必來矣忽有異傳不敢信

乃聞常所用漆匠則祈門人亟呼訊之為之驚呼失聲夫以未艾之年當嚮用之日天不與我而止於斯為人子者無窮之痛固與天地相終非言語所可觧也惟提幹式克負荷治中翁為不亡所覬以窀穸為心以顯揚為孝毋或致節貽憂九原

與廟堂

某何物么微不兩月之間而以區區姓氏黷流電之光者三矣西曹地忍某獨無愳於此乎惟是木石之與俱

鹿豕之與遊未嘗得自履屐之間几研之下也不圖一旦遂為已知平生遭逢益所未有恭惟凝命吁咈之英毅洪鈞轉移之妙密可謂極天下之難矣使某終身不齒已載洪私況如屢却屢前迄回淵聽此趙韓王所以為真宰也某殘骨易朽大恩難忘方寸之微有如皦日謹具啓事一通如左亦固世俗禮耳惟鈞覽而知其心之所存則某雖在荒山野水之濱如侍袞衣繡裳之側矣

與程朝陽

某自聞牓帖為之喜不自持屏居山林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為公屈矣伏惟大對昕庭遂魁天下不惟居家積累有此盛事而成吾宅相亦與光榮先公有知豈不含笑地下夫是以不得不一書為賀也中外凡弟不同它人徒賀而已焉者古人有言盛名之下難居猶願賢表留之意此則不肖者區區持贈之心耳時方袢暑惟珍愛自厚

與葉殿院

某方出而仕時未嘗敢以函書至王公大人之門雖篤年盟如殿院重交情如殿院某猶守愚分敢答書而不敢奉書也退處林壑伏隩潛深姓名愈不得入帝城矣讜言鯁論天子動色未幾而聞為左補闕又未幾而聞為中執法某皆不敢以書賀益洗長鑱於牛下繫短艇於鷗邊法不當爾今玆迫不得已輒犯不韙上書臺端鄭運幹辱一日之知所以望殿院者不啻老農之望歲責某以羽言者至於再至於三矣其說以為秋初得兩

台翰俱墮覆蕉兩使者必日以適孤盛心懷此慊慊殿院幸而再屬之為春請當遂得之闓端於前時就緒於今日某同此拳切敢願與一書趙憲一書樓倉孰謂齊飢發棠殆不可復將前日之雉者所以為今日之盧也某不勝皇悚引領之至

與樓提舉

某惟世之所藉以干請者二曰勢也曰情也今某將有謁於節下其勢耶則節下一道使者而某投閒之匹夫

也抑情歟某固未嘗得一日望末光節下其以某為何如人哉二者無一可而猶昧昧焉猶喋喋焉則亦有迫不得已者矣始某為鄭運幹以秋削請有司者曰後今其伻來以書則臏矣得無愈後乎齊饑發棠昔曰殆不可復不知仁賢襟度與流俗相百儻然而予之則夢鹿也而真失馬也而得所謂特達之知也以勢者挾貴以情者挾故無所挾而言意者惟某為可乎起古道於寂寥薄世態之冷暖非節下之望而誰望其若以某為僭

越而斥絶之者某不敢辭

與榮王

某伏以甘雨既足薫其以風共惟以周姬公之親爲漢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維天其篤棐我家某生於穹林長谷之間長於窮櫩敗瓦之下葢魚蝦之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已耳不自意乃歳得授經於朱邸講道於絳帷其迂闊之談可厭也而王不之厭其鄙朴之狀可憎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詩河間之書固亦不專美於

前人矣潜觀㷀祭則易之謕撝貧賤者所不能也詩之
温恭富貴者所未有也以故每進其狂瞽之説盡殫其
愛助之忠望大王為史冊英賢為國家盤石為天下之
鎮公子不但曰漢表之諸侯王徒以上貴介弟為劉氏
祭酒而止也切磋之心雖至講習之樂幾何而裴晉公
督九節度之師擇以自從於是詩書而戎行俎豆而軍
旅遠藩房不九萬里翅矣方是侍大王出餞於楊栁橋
之驛謂載於水雲鄉之舟道傍咨嗟觀者駭動故其心

事之磊落胸次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獨不知大王能記憶否也葢其翔而後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舉矣不可以莫之逝言猶在耳而屠羊說返吾肆矣拾墮樵而煑瀑布駕轂觫而耕荒煙若將終焉豈意其真在廬山也瞻望太息書不盡言惟鈞慈垂亮

與廟堂

某惟禮絶之地峻極於天僻壤遐陬一介之蟣蝨吏其敢以人間書疏塵滓太虛顧某疎庸蒙恩假守葢以今

月十二日領郡事初見吏民具宣君相仁愛元元之盛心與夫統盟學道之至意雖郡如垂磬塵土不遺而紫陽之藏書故存白鹿之講學無恙如使得從簿書期會之外揚厲儒先之緒餘推以及民是亦報稱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敬道其所以然者經邦論道之暇試垂嚴電之末光焉某不勝大願

與陸中書

某惟天子之從臣位貌隆重而某向也窮居而野處幽

探而淵飲其棲息固不同也人間書疏自非林壑事薟於是掃迹於典籤者矣起家為郡則棠陰蔽芾相去纔年歲耳蕭規如在顧聞其所以為教者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惟垂紳正笏之暇少流觀焉

與王起居

某束書鄭鄉於今不十年翅一時交舊凡相與看雲於竹溪吟雪於梅塢者猶可一二數飄泊湖海清夜之夢栩然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其間了不相聞者不獨於左

右也表姪承學字下足見義方霑潤演迤及人甚盛甚休外舅一生刻苦僅領鄉書乃不克試春闈賫志下世其家書種幾絕今得與王謝家子弟遊或者蓬生麻中耳顧少垂情

與吳總卿

某適讀邸報切知名還遷嚴近三節在涂正人登朝吾道幸甚恭惟聖天子厲精之始獨運麠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如一元之氣閉藏磅礴剝極而復明陽以升將

使玉藻�敷在帝左右精神聚會謨明弼諧以復端拱咸平之盛烈此上意也某至不肖亦知從史故其身雖草土不能測識然切以為天運神化固已在風飛雷厲中而所以持之者定力耳某私有以卜所為上言者

與滁學士友

某伏拜書教懇懇勤勤頌而不規抑非所以玉我也學校非官府比要相與講切箴規以無愧於士而已彼儷語何為者而師弟子間胥為不情哉某嘗從諸老遊顧

與諸君一發揮之大梱不知其愚留之幕府非其所樂也特以天寒歲莫未可以勞吾親春且和矣從二三子於林霏巖瞋之外有日矣勉旃涵養某敢不修容以和

與吴侍郎

某伏想名節在行士之上謁於賛賔削櫝於莞記葢將應接不暇而某獨不能致一書於庭者無他廼者四輩趣還輿情歡豫以謂主上更新萬化於今三年邉祲日以騷國論日以非兵日以驕財日以匱聖君賢相蚤夜

訏謨而效猶邈如此非得經濟之學起而棐翼之政恐補瀉雜下於沉痼之際陰陽錯繆於壞證之後其憂未艾也禁塗政路虛席尚多四方顒顒引領望先生之入以刻為歲庶其有瘳今何為者乃以小司空出為溢江守也某固以為未足為朝廷賀耳非慢非慢

又

某以先生洗濯於碌碌盆盎中僥倖一第然祇事以來其意自覺鬱鬱有不樂者歲月老於奔走精神荒於應

酬亦可哀已妻上丐歸之請臺梱皆不以為然打包徑行則恐大拂制侍意前日曾又入一劄謹録呈似金山胥會敢告從容及之

與趙制使

某忽聞羅致師幕司令已具辟書此固他人睥睨而不可得者第區區愚見以為自領教事於今纔八閱月耳

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跌頻歇則氣舒惟台慈更少緩之

與吴集撰

某昨侍制橐坐切知先生實主會盟將以區區姓名列剡聞於上山公啓事則又大手筆親為之伏惟一世膺門少所許可某復何者乃辱題評敬取以觀其間無一字敢當者謹再拜以祇佩樂育之盛心而告於涓隸曰筆削之間盍少貶焉庶幾聞之朝廷誦之朋友傳之子孫先生無愧辭某無愧色不亦可乎

又

某欲丐一嶽麓祠官而去此興已久人若肯為山林長

往計打包便行可也何必繚繞如此獨念制槀知遇不薄其去不可不委曲不圖轉以呈似又勞訓飭讀所與制槀書大增弊帚之重然適以堅其繫匏之意也如此則區區之請不知者以為邀利知之者以為邀名徒貽不韙耳

與胡司直

某疚諗壽母尊夫人鏘佩瑤池旦日初度而某也司直之同年生也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謂當袖

手版而前與子姪列堂下以舞老萊子戲綵衣之斑舉潘安仁和慈顔之觴抑官盛近諛或者其不謂年家子法當如此謹道其所以而自附於五君詠云

與吳總侍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於上會某初入帥幕日與司帑者唱籌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衮衮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咸感也感不言感而言咸兌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兌益無心之感

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為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於賓贊矣

與魏參政

某惟泰階六符躔次在望日夜引領以為元老盍歸亟正鈞軸庶幾傅說之輔台德山甫之補袞闕而乃浩其捲懷不可回奪遡月峽而上山高水長傲睨風煙問訊白鶴則先生之退信勇矣抑周公明農在鳧鷖既醉時

然猶終不得遂其志今何時也公獨拂衣高卧乎如使一念及天下蒼生殆將戚然以悲幡然以起不得為泉石計也某遡風歸艎此意悽斷

與别制置

某屬耳贄書於籤府意謂敵為不道荐食上國吏我關隴殘我漢沔敢於憑陵無厭者正以諸公袖手於緑野之閑㝠心於墨綫之慘而上流是用急也使星西行芒寒色正彼雖倨傲自恣然伏我國威亦既讋膽而奪之

氣矣梁襄王問孟軻氏曰天下惡乎定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伊彼敵人惟殘惟忍負戎馬足所過無噍類馬彼蒼者天寧不慼額於此禍盈之極不能終日伏惟鉞下一世聲名草木震疊乃敵王愾殲此鞠兇使邊境永清復見平世則旂常鼎彝有不勝載者矣惟為國家勉圖之

與何滁州

某遡風和門苒苒春莫未嘗不引睇三嘯也敵為不道

入蜀入荆上流數十里間有可痛哭流涕者襄州僅以城免濠湟之外莽為暴骨矣不知時事竟何如也伏惟籌幄多暇深為吾圉良圖之

又

某本冷曹掾若與二三子相從於琅琊山水之間則必終日翛然超出塵外其得挹史君之談笑而舉觴以酹山川者當無虚月此樂詎可涯涘廼令投之膠擾之境界強以叢脞之簿書閲日彌長且不得以頃刻暇問起

處麾下以某為樂乎此耶否也乃六月既望聞制槖以帥幕辟懇辭者無慮數十日日丐一嶽麓祠官而堂帖下矣非麾下奨進而游揚之亦何以至是然而非區區之心也或者不察其謂制槖為私於某矣使此聲在梁楚之間無乃適所以為累進退維谷麾下其何以教之

與潘侍郎

某屏廢山林於今三閱歲矣耕雲鉏雨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今為公屈耳平生久要葢

異姓而兄弟也乃今一居九天之上與吾君講論唐虞之際一居九地之下與芸夫荛子櫛沐風雨之交於是乎莫之可以兄弟云也雖然今日而不敢於兄弟者某之說也今日而不屑於兄弟者豈明執事之心哉謂明執事而有此心是淺之為待明執事也某則不敢始履齋相客有相勞者某答之曰本自滄浪一釣竿秋風還我舊沙灘未論表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不第看書擬猶懃取履位因人莫便彈冠不然林下何曾見靈澈能

拈作笑端不知竟其去不沾一點化筆也明執事方大用前客又相勞云云未知吾詩復何如耳久不奉談笑不覺覼縷惟尊明恕之

與吴相公

某自至廬山每見五老之雲三峡之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為蘇李不作二三百年無有以筆墨之竒氣發山川之英靈者安得吾履齋翁酒酣興逸一吐出胷中之磊砢而使老門生得以地主梯青壁而鑱之猶可張吾

軍傳後世也思而不可見則奉晦翁之藏書與其遺墨之在山巔水涯者上之燕几而諗於左右御者曰吾先生寧一水一石無不可意而愉愉怡怡乎將一寢一飯不吾暇遑而戚戚浴浴乎寧太虛為室與往古之人神交於沖漠之機乎將大川作舟與當今之世心競於風波之險乎寧舍者爭席煬者爭竈而天地萬物之莫我知乎將飢者求食寒者求衣而形骸爾汝之猶我譏乎老先生必有見於此矣

與陳司業

某惟習菴方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為羞某用敢以士白盎吾鄉有胡凡嵩屢為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忸怩曰是區區者何足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稱其文乎非鄉評何所信某是以輒言之而非敢謁以私也

又

鄉友林金隊鼎新以薦書試禮部盛名之下久矣服膺

玆願登龍聞一言以自壯教之以大道之要語之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於寸晷者固寒畯之所欲聞而國子先生成就之盛心也

與黄漕

某以舴艋從斷港中來昮盪之勞苦未蘇醒也雖欲奉咫尺書話疇昔止或尼之竊恃寬涵敢逕率請事滁之胡僉同年進士也襟度磊磊政自不在餘子後沙上草創豈但出無車食無魚如彈鋏者所嘆而已某不勝大

顧顧大漕分一枝棲之他日擻筆當自知其不凡耳某輒以士薦無任主臣

與謝少監

某仰惟明執事佩二千石印綬開府之初百函而通爵里者紛如也譊習不情之繆敬揆時無用之空談亦既飫聞而厭聽之矣某敢略惟某祈下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矣詩不堪煑起而餬其口於四方乃以草茅不除與世少可所至撐觸往往欲不及

熟而去之益自竊第奉常於今二十又三年計其在官不過五合六聚成七考耳牛衣無恙山林日長每歸田廬一字不出柴荆外也如有明執事之至仁聲載塗方將父母吾邦而某則泯也又奚其書之敢謹自道其所以然者具啓事一通如左惟戱下垂覧焉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二十六

宋　方岳　撰

簡劄

回余義夫

某與義夫别之明日孤篷泊枯葦中夜半微風過之聲策策如雨明發不寐凄其懐人以為從軍三年乃不能執鞭弭於戲下以效尺寸使有志之士喟曰國家養兵

三十年今日之功乃成於一儒者顧不韙歟徒手而來鄧禹笑人寂寂至此則見中朝士大夫道義夫不去口葢曹吕兩豸其尤也合肥之圍已解浮光之失已復義夫豈不能爲端明老子出氣使吾曹幕下士面目增光惟義夫勉之某前者見昭文具言淮東兵數矍然而駭竊意吾言爲不然此何事也廟堂乃不知底藴如此可發横槊賦詩之一慨也霜寒惟萬萬自愛以爲吾國之鎮公子

回陳教授

某伏以歲亦莫止山沍雪寒共惟某官鋪繹遺經新綴多士吾道幸甚台候動止萬福某乃春奉碧琳之帖如話故情時則知重越席於三鱣之堂鏗古磬於九龍之巽思欲寄聲為鄉友賀而吾父病吾兄歿三數閱月殆無以為生也又何心事筆墨治書尺於舊交新識間哉日數歸期幸及瓜熟梱公不察其故泣數行下留之苦口以辭直欲返吾屠羊之肆耳乃未至在所已報新差

堂帖既頒進退維谷執事知我亦復不能憐我而以賀我非所望於執事也新安山水郡俗故多儒師友閭閻舞雩之詠歎可想會且歸矣盛之玉堂歲寒惟葆御簫爨式遄殊綍此有凡委惟所命之

回趙端明

某拜十二月二十日所賜書猶念旅食京華餉錢五十萬伏讀泣數行下時當多事正將士效死以報知己之秋乃今緩急臨危一籌不畫徒使先生負謗議於天下

則如某輩書生又何所倚仗而先生睠睠不忘一至於此客之負先生者多矣先生乃猶待客不衰盛德固有光為門下士者獨無愧乎此某所以泣也李察使之在亡議者籍籍審己脫命至招信猶是先生不幸之幸不然家置一喙何以自明某奇蹇之蹤懷抱日惡正以老親疲羸轉甚啓處良艱欲仕則侍疾有妨幾於不孝欲歸則有辜知遇幾於不忠進退兩難天實臨鑒

回鄭監丞

某拱拜翰灑紳佩盛心麾下好賢如緇衣表厲先哲揭閣而祠之峩冠于于聿來觀禮而某方饕風虐雪跰足數百里而歸病未能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也敢不自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某也敢不自訟惟麾下紓鑒焉

回史制置

某逦者伏聞當宁西望而歎以為吾臣有袖太平之典足以寄天下安危者盍歸乎來玉我王度飛馹而召當

已不俟駕行矣嘗奉咫尺之書敬候前馭未幾日而拜所惠翰則猶舊題也申之以兄弟之情誨之以軍國之務某受賜矣饟遺珍腆錯落璀璨所以昭睠予而將慇懃者何其盛也時適多故而以不肖似如某者當此風寒得無有北顧之憂乎再章乞骸天未從欲亦惟相公良圖之

回郭提幹

某伏以榆火春新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典司國貨與世

作鹹有棐靖共台候動止萬福某乃秋試浙漕適在選中客有箱榜貼指盛名者曰此赤城閭人今之郭有道也自是姓名耿耿胷次閒者八年不圖今茲共此淮月而兩地相望又在邊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也天落雲錦字偕華聲乃知以洪範八政佐常平使者擲于學所謂可以利民非民利者其不在吾儒乎異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而執事者退然山澤之臞竊鄙粱肉於此可以覘其不凡矣何時佳晤傾倒

所懐邈風凄其有慨其歎

回吴叅賛

某伏以維暮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卷懐髙退沖想自怡篤棐有嚴台候動止萬福某夜籌軍書夲漏下十數刻比明則策馬篳馳四郊矣以故聲問缺然者移時忽奉書函發我深省不規而頌抑非所望何某聞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趙邉者十數年益老態當道之勢如此今兹誰實顓闔而淮流上下草木震驚西援淝河

所謂奉漏甕沃焦釜不足以喻其急敵騎宵遁亦將士三軍之勞耳書何力之有焉帝有恩言授以大司寇印綬已上免櫝期必得請而後已勤勤慶問某惟避之三舍古今言禦戎者必曰戰守和然則和固非所諱也使日壺觴春風棊局自謝康樂以來纔有此遇也試嘗登敬亭之山遡江而北亦慨然念南嶽耕夫衣裾化戈甲之腥夢寐驚羽書之忙而竟與噲等伍乎亦憮然悲竹西歌吹非復杜牧十里之珠簾隋家九曲之迷樓而

二十四橋明月今亦莫知處所乎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倚筆臨風可為太息事會無極未知竟何如也今春築一小圃與民樂之大谷之梨小山之桂東籬之菊江南之梅亦略略具非是若中作樂要欲使景象不至蕭然而揚人之遊者亦足以少解其一日之顏耳某嘗有惡詩云化工不解時人意江北江南總一般蓋是時道夫有蔬茹過江之禁戲以為化工不解其意何為亦遣春風到此也試與毅夫言之想見一笑絕倒迅筆情話惟

毋責以世俗竿牘之恭則幸甚

回吳提幹

某去冬里人不戒於火延及敝廬老人無所於居始肯來此鬱鬱不樂中行歲晚之路適又風雪寒苦感疾良劇某馳至在所幸已小愈迎侍至止知執事亦以冒風卧舟中然勢不得往省也已而得所惠翰憮然久之俗下應酬微須刻暇竟使子家之執訊亦無般浩之空函我輩襟期誰復計此書寄香茗云厚禄故人得之天上

者魏仲先所謂山林野人豈識堂食之為美殆類此也

趙龍學前兩日饟陽羨茶為汲蜀井對瓊花烹之作數

語代書併奉一笑

回陳撫幹

某維年丈四年於淮身在孤雲戍角之外邊沙塞磧黯

其愁予迺今丕奉帝俞妙籌帥略開莫府於長安之日

娱庭闈於杜曲之天造物乘除固應爾也敢願發揮素

蘊共濟時艱盡展儒猷式遄殊渥使同年進士相與稱

頌以為吾榜得人最盛顧不韙歟刊委批書嘗為道所以然者得報則林僉已書之印紙矣然諾之不重如此便當眡如墮甑而紀綱之隸必欲歸白其主人謹以徐守書與之俱惟台慈垂亮

回王通州

某墮在塵土葢局促如轅駒卑污如井蛙平生老硯知有錢穀甲兵之問耳共此明月海山蒼蒼聲問缺然於今又幾何時矣有來琅晝發我深省異時金張許史連

光雲曰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未聞與一介士相酬酢退然如山澤之臞者豈粱肉自怕腹中書固㦖爾耶風日初暄伏惟福履綏之式遄環召某無能為役倚筆拳拳

回方幹

某為天所不貸鍾釁於我先君骨立瞿然去死不能以髮又何悰記故交於千里外耶一書遠來哀慟何已夫以軍謀入帥幕仕寖亨矣而歸榮其親壽觴舉而慈顔

和安輿動而華塗近何樂如之而某也方抱終天之恨奈何奈何余義夫書甚勤行李亦既敬道雅意矣惟執事勉之以副僉矚

回鄭省倉

某頃於書後奉乳粊入夜始覺其竟達空函益俗物之敗人意如此老走及門執事者之愛存厚矣如罪逆何多難之身去死不能以寸亦惟戶門墳墓之故茍存眠息始生之日几筵在堂方當灑血於蓼莪之章銷骨於

霜露之感而平生知心乃遠遠致香幣若相慶然此所以不敢啓封而褒畫琳琅亦不敢綈藏於篋衍也玉延雪顆則既祇既矣來春能踐言否憂患之跡其能必此於執事者乎

回潘宰

某以貧故食無魚以旱故羮無蔬日煑澗泉飯脱粟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中頓有兩玉人也珍感珍感

回趙子淵

某自為諸生試場屋時已聞子淵有能賦聲而某方以經學之糟粕干有司不得與子淵上下其論議盖於今幾何年矣不圖過聽寄所謂讀詩擬脉者始知子淵時文外亦復有意於此甚盛甚休嘗鼎一臠則牆茨諸詠似若以人倫之逆自相報復者此殆不可以訓孔子删詩何取乎删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删之耳牆茨諸詩所謂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

簡牘葢父不敢以訓諸其子師不敢以淑諸其徒者也某意其決在刪例何以言之記禮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而夫子猶刪之則淪三綱斁九法如牆茨諸詩刪之決也夫子之言詩曰思無邪若諸詩者其然歟某決以為黷亂如牆茨之比淫奔如桑中之類皆夫子所刪之詩也刪之矣則曷為存秦火之燼漢儒亂之也漢儒奚其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刪之詩流傳習熟於人之口耳者猶在也亡者不可復則取

其在者以足之耳此漢儒之罪也秦禍之酷惟易以卜筮得存其他散亂而無存者不獨詩也書傳於伏生之口而百篇之義亡周官補以考工記而土方列於夏官職金列於秋官如此等者皆錯簡也然則何獨於詩某輙誦所懷以裨稽經之萬一不識子淵以為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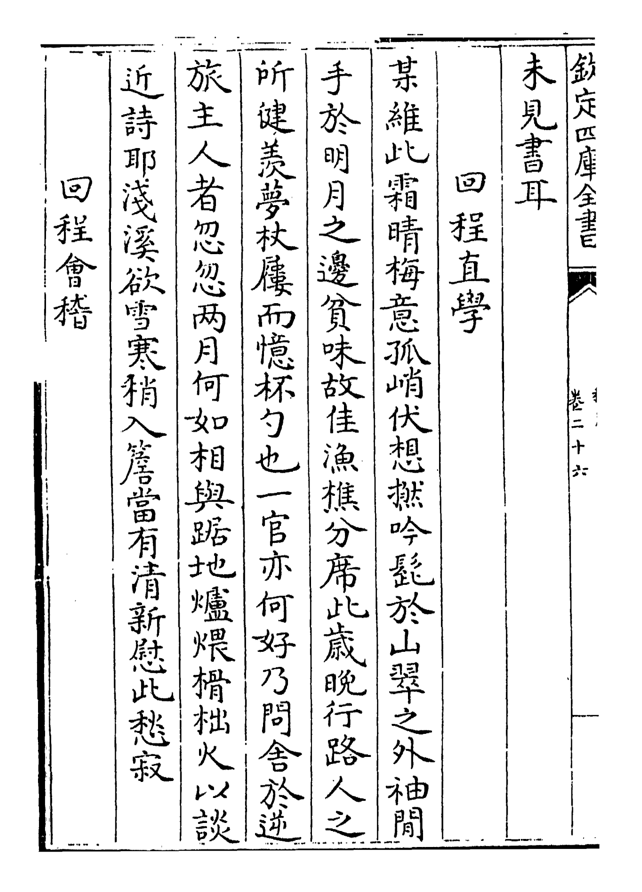
回程務實

某與務實居同鄉習同業而生又同甲子久願一識未能也忽枉長句陳誼甚高而某非其人良用邑邑慚然

衰經去死不能以寸溪雲月石商略古人殆非憂居者之事敬與甲乙藳併藏篋衍以待他日兹未敢措一辭也惟足下亮之

回王監門

某伏枉誨畢與鶴山詩故俱某方疲精神於應酬老歲月於犇走而朝陽鳴鳳落孤響於百鳥喧啾中亦畧窺奇胄國子監矣坐看歲龍度丑戌幾見秋月弦虛危比两語恐不謂分野也孤蓬煙雨解纜遂東恨不能盡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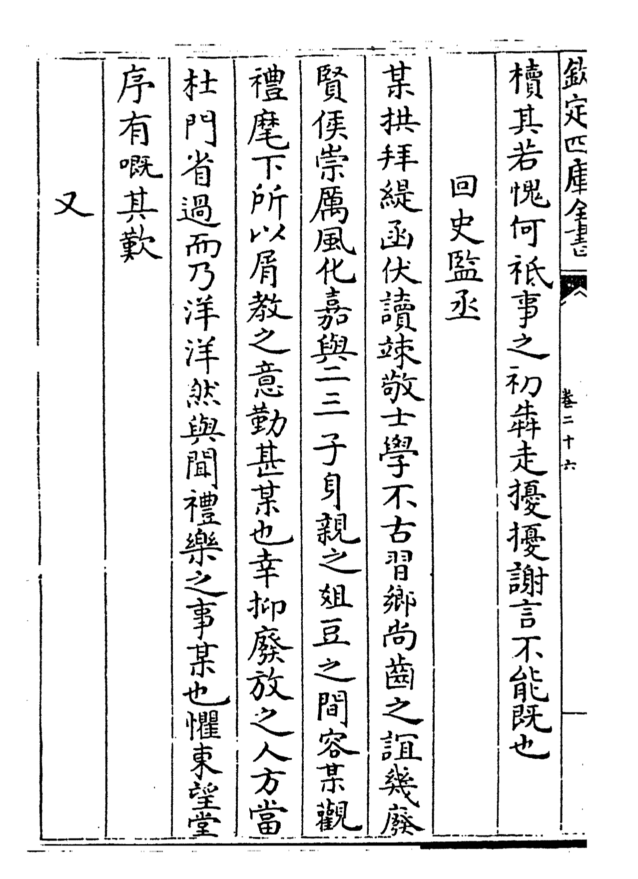
未見書耳

回程直學

某維此霜晴梅意孤峭伏想撚吟髭於山翠之外袖閒手於明月之邊貧味故佳漁樵分席此歲晚行路人之所健羨夢杖屨而憶杯勺也一官亦何好乃問舍於逆旅主人者忽忽兩月何如相與踞地爐煨榾柮火以談近詩耶淺溪欲雪寒稍入簷當有清新慰此愁寂

回程會稽

某伏以麥之秋矣初暑已暄恭惟某官妙彈單父之清平挹若耶之翠有宣有翼福履穰穰某起從牛衣知通德之里近在枌榆而王謝家玉遠哉遥遥莫之得而即也不圖天幸華表之鶴來歸竹所飛談猶在寒夢忽枉晋帖始悞舉手而謝盧敖又餘二百日矣越山水妙天下蘭亭春禊剡舟夜雪可以想見諸賢一時勝韻執事相與疇酢興固不淺然崑山片段寧久不在萬玉中耶某卻行而前仍眂故府田舍翁得此不翅足矣有來慶



櫝其若愧何祗事之初犇走擾擾謝言不能既也

回史監丞

某拱拜緹函伏讀誄敬士學不古習鄉尚齒之誼幾廢賢侯崇厲風化嘉與二三子身親之俎豆之間容某觀禮麾下所以屑教之意勤甚某也幸抑廢放之人方當杜門省過而乃洋洋然與聞禮樂之事某也懼東望堂序有嘅其歎

又

惟藝皇肇造區夏之二日實維今上震夙之祥華渚流虹其永永萬年無疆維休喙息跂行膏潤帝澤某雖在畎畝蓊嘗隨縣尹大夫斑舞於琳宮瑶坊三上華封人之祝矣不圖小臣寒薄尋苦筋攣拜起不良恐不得與鎬燕瞻言振鷺方歎奇窮爾乃邦君諸侯布宣德意肆茲湛露延及巖邑之一介臣甚盛舉也某雖欲輿曳至承寵光而病不能興大懼失儀於天威不踰顏咫尺之際以累司士除已别狀申聞外伏乞台察

回方宰

某廢放田里日與耘夫荛子相過從自相牛經種樹書外不談也得故人一紙驚喜過望伏讀方知義夫已遡峽方知執事已還里山深林密與世不相聞固應爾追數交訊恍然涉四甲子矣是豈堪把玩耶某本田家扶犂之手故在顧歲大稔邊候不聳耕汙萊以給伏臘貧不負予不能作子公帝城之書復犯世議為我多謝義夫蜀雖荒殘紫巖老子有不亡者在兩吳而下不論也

高山仰止義夫勉之西笑何時當過我烹瓠壺飯脫粟而去

回劉教授

某伏以祥暑如惔水花自碧共惟府博懷斯文之正印主吾黨之會盟行矣横經芹藻於躍某去違清嘯於今幾何年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夜月凄其嘅不盈咫小奚排闥入乃得賢於十部從事之書廢放田廬人所不齒獨拳拳乃爾其與隨世炎涼者萻相萬也感甚感甚吏

陵雖今兵衛然以爼豆洗甲兵之氛端在我輩謁黃牛廟摩挲闕耳石馬亦可以省悟百事前定無容人力其間問之奚奴瓜期在年歲不甚遠也某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要亦不識故我以知薄命帝城子公之書決不敢作也書旣錯落而某食貧多時無以為謝所謂山中白雲不堪持贈其敢將愧面對靄尖空翠耶右渠寳書風日不到恐非鄭老寒氊所能留也敬㞢敬㞢

回游參政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益陳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繇於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於再於四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懼且懸莫知所以敢圖夾袋汲録俾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盛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貫之

回吴丞

某伏以庚暑之祥緑氣深窈恭惟某官仁聲載道蘇醒

吾民或或蓁蓁台候連止萬福某敢不引領先驅之塵

某嘗讀藍田丞壁記以為鴈鶩行籍紙以進丞涉筆惟謹而老槐鉅竹吟哦其間益有無限生意手提家傳之文印與斯民熙皥於林霏巖暝之外則祇既賜矣某竊以自幸

某辱老先生門下士所謂進見北平王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退見少傅碧梧翠竹鸞鵠停峙者也然而別京江之雨遡敬亭之雲於今又幾何年仕學之優蘄蘄出

頭角某敬以為老先生賀

某憂患摧剥去春始有掌故之命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政自不失吾故一室環堵依吾東閣郎君我有二天某也請事斯語

某惟祈在萬山底恐非仙輯之所翺翔水佩冰裳或者其不從後乘乎非某敢僭

回米權郡

某伏以春霖開霽農事方殷共惟某官有剡題輿譽處

休洽嚴嚴翼翼台候連止萬福某謹上名氏以祇贶於

典記者

某惟君子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盎爐峯之雲玉淵之雪與有職焉陰凝陽和某也其奚黷某生晚不學然於米家書畫之船亦嘗窺見其冰雪肾矣所謂地上書星皇朝宋人者今不可復得得見其聞孫則元祐故家之餘風遺俗猶幸扣請一二獨非其遭與

某聞之道路執事者更嘗久而識見明流傳正而典刑在使之趨形墀立文石與薦紳大夫談兩蘇公之遺文四學士之故事亦足以駟玉虯而登玄圃矣星言夙駕半刺濠梁無乃爾是狹鄉雖然子非魚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可丐祠得罷返吾屠羊魚鳥相忘自不知歲月之老忽傳縮戍起視茫然濂溪在前晦庵在後大懼貂續者之難也何敢曰夫勝壤地褊小

某亦既重尋香火緣矣玉音弗俞於是戒官訏治之修
上靡執事某其得不面熱以慙竊伏田廬惟訏士所以
命書先馬則罪也不自意騈瓊玉而貺之某言不盡謝
某諗大嬀則晋粤啓凡役則妄庸惟蚤夜敬戒以求從
誨規有如江水

回馮憲

某維春以雨霑農事未競共惟某官以書平準民所宅
生篤棐斯皇台候運止萬福某謹拜手修名於典史氏

某聞康廬天下勝處生其間則高者為隱逸又高者為神仙不得獨當奇也必有提一筆福蒼生者飄然出此山中浴爾山靈其敬乃職

某維天方祚宋所以眷命用懋者政在屢豐年一詩耳故雖百脉皆病元氣猶存此執事者高枕而卧也乃歲比不入民方采西山之薇嵐翠軒窓豈公獨樂時耶鮮于福星為爾一出自江以西其何幸

某嘗竊有嘆謂何蕃為六館諸生時聲名已獵獵北斗

南矣一經科目卧餘子百尺樓下使騎麒麟翳鳳凰而上顧獨不得與上界官府等伍耶時來則為之寧不我與

某兒時學於里之東臯識厚齋瞿然山澤之儒也壯歲仕於淮浙之東西識二季軒然湖海之豪也於名門獨不見最良白眉耳假守來此則已揭節而西尚徼福賢父子令兄弟間惠然教我

某與世少可所至賦歸去來始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

擇廷臣自從而某在其選莫之可以推意本朝也至然
後請置散造化者不得已出麾鄭公之鄉歲月幾何不
自意及惟愛其桑梓以施及其謬守某知免夫
某惟霄漢之臺冰玉之御非踈賤者所得問起居何如
也若此山之左花右竹則護眎無敢不謹

回陳尉

某維秋其兊書大有年恭惟某官有籍仙漕天惟相只
台候運止萬福某謹拜手上典史氏

某聞之吾身之易噓陽吸陰上際下蟠同此一泰某奚

其燕羞之問

某迺者解后西笑幸甚披雲一車以南一車以北葢至

今栩栩然竹籬茅店間也某敢無引領

某惟揚子雲不一二數雕蟲篆刻悔不肯為一旦抱二

百四十二年之經獨究終始亦可以畧窺所學矣某請

問奇字

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囊書一來忽忽數閱月

樵夫談道必有議然否者某願以告

某維書林藝圃無適非閒燕天之祺有衍勿艾

某謬庸耳何足以奉使令則亦唯命

回饒宰

某維亭皐木落山意寒青共惟琴聲函和民以寧一有嚴有翼台候曼福某誤隨弓刀落塵土忽忽三年晋公督九節度之時擇廷臣自從不可以莫之出也人間世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不可以莫之歸也拂衣徑去

返吾屠羊林壑山深與世隔絕於是與年丈不惟不相親亦且不相聞矣敢圖五老峯下得劉公一紙書去之不盈咫而不予知也塵埃迷人乃如此今天下無可爲之縣矣浸之以詩書之澤洗之以絃歌之聲不於吾黨之望而誰望勉旃素履有上縣最而璽書召者其必吾年盟也夫若某則已皤然一翁非復故我廬山招我以奇勝亦不知其大繆不然也終當駕黄犢賦歸去來耳何時佳晤傾倒欲言

回劉師幾

某維江城霜曉梅不多寒伏想健筆獨提望此一府有嚴有翼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來游來歌意必有奇人勝士相與登雲錦之屏誦芙蓉之謡而玉淵老仙乘赤豹從文貍而去之久矣空山明月悠悠我思乃寄一編書惠幸泉石安得吾松之下潄飛瀑而讀之塵埃迷人有慨其嘆某本農家子無他技能吳霜滿頭惟思黄犢眠夕陽耳不得與於斯文也相望千里寫言欲

飛

回袁吏部

某維日史君之廬山而東也秋風撤棘爲地主者方陪主司諸公重客在門禮多違者江臯一别鴻宿之春藹如賀上籖房今猶未能也不圖狼晝翩翩挾蘄竹之霜而至矣感何可言太微二十五星豈久爲沙上留者會且歸矣儀我玉斑思皇召綸日月以冀

回黄權郡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翱翔則半刺史嘯咍則真儆侯仁澤所濡民以寧一台候連止曼福某敢不三肅於執訊者

某聞延平之津有寶劒之精氣在焉榮光燭天飛動牛斗蓋張雷所不得有而鍾秀其人了齋龜山以來今見吾州治中矣某是以顧其式如玉

某重惟天之生材也不數有如執事者而不跨一角麟於青冥不鞭九苞鳳於碧落政恐上界官府亦將慊然

於此賫閥來上方且趣治裝朝紫宸矣幸以戒門下舍
人
某誦樵溪之詩閲武陽之志以為山川夷秀如在碧玉
環中葢其勝如此曷牧之任忽去忽來恵澤之漸吾民
者亦寡矣山陿之阻猶有往時佩牛買犢以盜弄鋤梃
者乎鑄頑成仁君侯事也願安承教
某一生骯髒不能圓言圓行以應圓物其虈然也假守
廬阜乃又𢥠湖廣綱梢之横吾境者秋毫以不存體統

劾之廟堂似不以為然曲與兩易抑人有言同州亦陛
下百姓安可以其累廬山之民者累樵夫也某無任恐
恐
某命下之日遄歸草廬亦既尋平生老鋤徑為早菘晚
韭計矣丐祠丐罷於再於三或謂薄淮陽滋罪也某其
惟君侯所以命
某敢拜手函書以謝典史氏之辱而告之曰某山巖之
與處木石之與居無能為役也交承子孫之契興居堂

序之問則無敢不謹

回趙簽判

某維春暉韶霽草木欲言恭惟某官有婉其籌式金式玉台候動止曼福某一生歷落山林之日固多其於當世士大夫益狙猨於西家施也雖瓊裾玉珮哦松旁近邑未嘗得一讀藍田壁記以寫我心不圖令茲幸會聯事某其得所從矣有如天潢之秀自與人殊射鵰疊雙聲撼文藪駟玉蚪而上夕予秣乎崑丘猶以為晚芙蓉

之幕顧足屈為數旬客耶某頑不可鐫所至輙撑觸人易地之命益以榜湖廣綱梢之横吾境者為所刼也巧罷之章再四上語亦良苦下土蟣蝨天高弗聞其止其行則惟君侯之所以命某引筆行墨歸然仰髙

回李宰

某伏準公移讀之無任慙悚益溫國文正之居洛里中人有為不善者輙相戒曰司馬端明無乃知之而某也素行不修無以率化遂使一族之内叔姪相敺兄弟為

讐毫毛之間而至於絶天理滅人倫以爭之亦可羞已而某其罪也然某之在敝族其行最卑垂髫之童悉是長上雖目擊其為不善徒為之慼頞太息而已前曰岱之子自明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於六三叔姪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夜闌矣雖聞惡聲又何必開關延敵二叔公不為無過也而又可訟乎頃之武興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於二叔公姪孫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尊叔嘗貸與其孤姪錢乎曰然某曰其姪既孤尊叔何為貸之曰

皆非妄用是假之以償束修等類其手筆具在也某曰
是固非妄費也其家獨無親房尊長乎尊叔盍教之曰
此當從爾叔擘畫不當與外人交關豈不大誼且有四
叔公在也尊叔安得私錢貸之彼不白其尊而借此不
白其尊而與於法皆為謾昧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使
某為有司則坐以不孝而乾沒之矣初不問借貸之是
非也武興曰此則武興之過某曰尊叔知過幸甚而又
可訟乎今準移文乃知皆不以某之言為然竟以玷明

有司之聽也二人者皆尊行某亦安敢寘是非然皆嘗讀書號爲學者而所爲若是春秋之法責賢者備當自愧縮羞赧不待區處不敢復至明有司之庭矣欲乞以某回申判委本宗族長戒諭今後有貲産交關者以干照白尊長評直之尊長不能與之評直則白之有司止許直訴見事如涉非毀數謗則併與見事並不受理或至相詈相毆不分尊卑則更不問事之是非惟卑幼者坐之庶幾稍革乖爭之風漸知長幼之序取自台旨

回奚朝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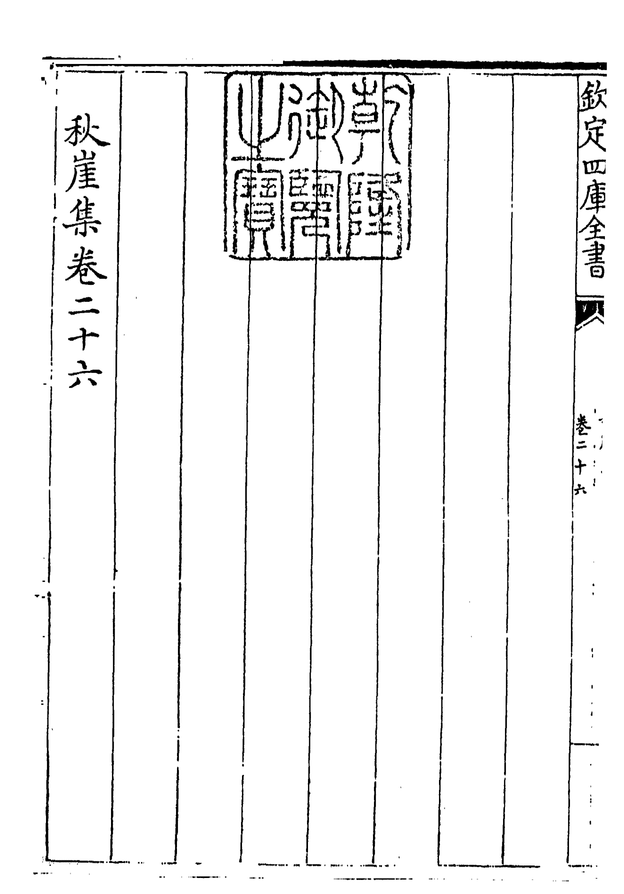
某當歲除窮忙忽奉墨妙首之以邦君諸侯之禮貌申之以諸老先生之題品二陸入洛寧復過此朝瑞一日聲名霸吾州矣泥塗曳尾惟有健羨獨所謂舌本瀾翻者得於夜觀一語此某之所縮頸掩耳而疾走者也某雖無識豈敢誤人以瀾翻者哉士之垂世恐自別有所立不在文字况後世之詩文字之靡乎歐陽子稱尹師魯之文簡而有法其家子弟請益子曰簡而有法惟春

秋足以當之某於師魯不薄矣不圖今者朝瑞亦云爾嚴子陵謂侯霸之史曰賣菜乎求多也敢以是箴某學不足以窺朝瑞之藩援引非據簡而有法出詩幾頭地博達如朝瑞當自知之某之此言其為自謀信有罪矣其為朝瑞謀也忠不識能受之否乎

回鄉郡謝守

某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樂棠陰龔黄之仁罔間幽谷惟日與芸夫蕘子嘯歌夕陽襏襫之間而

莫之敢書者屛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屬有客謂某曰史君方上政最進郎秩子奚賀之後某應之曰史君將躋極品踵相接也奚賀之先語猶未寒緹騎來下不圖吾邦君之撫存其一介氓如此其厚也慨思前載其棄置寬閒之野流落寂寞之濵者不爲時所躪藉則亦幸矣至訪問其窮獨慰勞其胼胝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某敢不整其黄冠拜手以謝



秋崖集卷二十六